

林欣白譯

# 馬克吐溫

生平及其代表作

五洲出版社印行

# 馬克吐溫生平及其代表作

林 欣 白 譯

五洲出版社印行

T037

# 馬克吐溫生平及其代表作

## 目錄

生平與作品	.....	一
自傳文選（上）	.....	馬克·吐溫原著..... 一
自傳文選（下）	.....	馬克·吐溫原著..... 五六
夏娃日記	.....	馬克·吐溫..... 八七
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小說）	.....	馬克·吐溫..... 一一三
一百萬鎊的鈔票（小說）	.....	馬克·吐溫..... 一八九

## 生平與作品

馬克·吐溫 (Mark Twain)，原名爲塞莫爾·郎荷恩·克列門斯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835—1910)。他作過領港員，在發表作品時，便量取水時所賦的詛音，用作筆名，以後真名反不被世人所知了。他出生於一個並不富裕的地方官的家庭。他的童年時代是在米蘇里州一個小城漢尼拔度過的，那一帶在當時還幾乎是未經開墾的土地。從二十歲起，馬克·吐溫就開始了獨立的生活。他先後做過印刷所的學徒、排字工人、密士失必河的領港員、內華達的金礦工人和新聞記者。在密士失必這條商運頻繁的大河上的生活和流浪的年代，對於馬克·吐溫來說，可以算是一種大學。吐溫後來寫道，他在密士失必河上「熟悉了並且仔細地研究過各式各樣的人物性格」。

馬克·吐溫開始從事文學創作的時候，已經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

六十年代初期，他的通訊和雜文出現於西方各報。吐溫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加拉維拉縣著名的跳蛙」於一八六七年問世。

一八六九年出版了馬克·吐溫的第一部巨著「優子國外旅行記」。這是記述作者遊歷歐洲等地的一部散文集。吐溫在書中把他同行的遊客描寫成爲一些天真幼稚而又頭腦簡單的角色。他們往往都是些鹵莽無知而又恬不知恥的人物。但同時作者也着重描寫了他們所

具有的毅力，講求實際的精神和現實而健康的思想。對於他那些富有而天真的同胞，吐溫是以柔和的幽默筆調來敘述的。

在長篇小說「艱苦生涯」（一八七二）中，吐溫描述了金礦工人的生活與習慣，歌頌了他們對大自然奮鬥。在短篇小說方面有「加拉維拉縣著名的跳蛙」，田納西的新聞界（一八六九），「我的錶」（一八七〇），「麥克威廉士夫婦對膜性喉炎的經驗」（一八七五）等等。這些作品典型地表現了馬克·吐溫那種輕鬆幽默的筆調。在這些早期作品中，作者繼承了美國人幽默的傳統。

在西部各州的居民——農民、伐木者、金礦工人和漁夫們中間——產生了許許多多荒誕無稽的傳奇，極爲有趣的故事和笑話。怪誕，極度誇張，以及神怪和荒誕的渲染——這些就是當時美國西部各州民間文學的一些特色。吐溫善於抽出美國民間文學中的精髓，予以創造性的藝術加工，使其成爲偉大的文學。吐溫早期短篇小說中的幽默經常只在於表面的滑稽可笑，近於怪誕的過分誇張是他慣用的手法。例如，在「我怎樣編農業報」這一短篇中，吐溫使讀者對這位編輯異乎尋常的發現感到莫大的驚奇——他硬說「蘿蔔長在樹上」而「公鵝會下魚卵」等等。

馬克·吐溫能够非常巧妙地在最平凡的事物中發現可笑的題材（如馴服腳踏車），以冷靜而嚴肅的態度說他離奇動人的故事。吐溫喜歡以第一人稱寫短篇小說。他常常在這

些小說中扮演各色各樣頭腦簡單的角色。這些人那種特意的、極端的幼稚是作品令人發笑的基礎（如「與來訪者的交談」）。

但即使是在吐溫那些乍看起來彷彿是最「無意義」的、表面上胡說八道的作品中，也總是能令人體會得出現實主義的根基。

「只有建立在真實生活基礎上的幽默才會不朽。……很多人都了解這一點：就是一個幽默作家也應該有嚴肅的著作家所必須具備的那種觀察、分析和理解的能力。」——吐溫到後來這樣寫道。

吐溫在他的許多早期作品中都譏諷了現實生活中否定的一面。他嘲笑了小市民們和市儈的愚昧、自滿、庸俗和眼光淺短。短篇小說「田納西新聞界」則是一個滑稽可笑的荒唐故事，它揭露了拜金社會報界的風氣。

吐溫不止一次地寫過這個主題。在「橫行無忌的報刊界」這篇演說中，他說道：「據說，我們享有出版自由，也確是太自由了，自由到可以恣意誣毀與己不利的社會活動家個人，並散佈最最荒謬無稽的謠言。」

「高爾斯密士的朋友再度出洋」，這一極其著名的社會諷刺短篇小說出版於一八七〇年。在這篇短短的小說中，吐溫暴露出種族歧視的不當。他以極度尖刻的嘲諷和無比的憤怒揭穿了關於「天堂」的奇談。由此可見，早在七十年代，吐溫輕鬆幽默的作品中即已開

始具有明顯的諷刺性質。

一八七三年吐溫與華納合著了長篇小說「鍍金時代」。

作者談諧地說明他所處的時代不是「黃金」時代，而是「鍍金」時代。「我們打算刻劃『鍍金時代』中瀾漫全國的投機心理，——吐溫在小說的序言中這樣寫道。

出版於七十年代的長篇小說有「湯姆·索耶歷險記」（一八七六）。書中描繪了密士夫必河畔一個宗法式的小市鎮，重現了作者童年生活的幸福世界。全書充滿樂觀的氣氛。作者以書中主角湯姆——一個快活的淘氣孩子，編造事實者，空想家——的眼光來觀察世界，因此只描寫了那些能够引起孩子們興趣的東西，這是完全自然的。湯姆生活在一個有着死板而嚴格的規矩和原則的天地裏，那裏在「不許」和「許可」之間的界線並不是始終明確的。活潑、天真的湯姆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約束在一個「好孩子」循規蹈矩的品行規範以內。他十足地鄙視虛偽，鄙視像席德一類規規矩矩、模範而自滿的兒童；他厭惡主日學校裏枯燥的功課。湯姆幻想着各種非凡的冒險事情，在自己的想像中編織出一個充滿英雄和功績的神奇世界。快樂的小孩遊戲般的浪漫情調和密士夫必河上優美的景物吸引了湯姆，也吸引了讀者。

「湯姆·索耶歷險記」這部長篇小說顯示了吐溫的才能的新的特點。書中浸透着深深的抒情氣息，作者滿懷熱情地敘述了故鄉的美妙的自然風光，和書中小主人公們對有趣而自

由生活的追求。

但就在這一部充滿詩意的童年回憶的書裏也含有諷刺的意味。吐溫嘲笑了聖彼得堡鎮小市民的停滯的生活；嘲諷地形容了鎮上的所謂「宗教革新」。當時鎮中所有居民不論走到那裏，都一本正經地板着面孔；任何場合都得引用一下聖經。作者同時還奚落了當時畸形的教育制度，譏笑了主日學校中毫無意義的死背聖經。作者說，有一個模範兒童背會了三千節聖經，於是乎「從此他就變成一個傻瓜了」。

美國內地生活的真實情景、湯姆和哈克的活潑而鮮明的形象證明了吐溫現實主義技巧的成長。

七十年代末期，吐溫開始以更加批判的態度來評價現實。在早期作品「艱苦生涯」中他讚美過移民的生活與新土地的開拓，但如今美國文明在作者眼前已經完全是另一副模樣。此後吐溫的作品就愈加帶有諷刺和暴露的性質。在「密士失必河上的生活」（一八八二）一書中，他辛酸地寫道：「傳教士總是在白酒之後出現——我也就是要說，他是在世界上已經有了白酒之後才出現的；接着傳教士而來的是手持斧頭、鐵錘和來福槍的貧苦移民；其次是商人；再其次是賭徒、流氓、盜匪和男男女女各式各樣的罪人；然後出現的是狡詐的騙子，他們還隨身帶來了司法人員；接着又有治安人員，並且還帶來了棺材匠。這一切又引起了報紙的產生；有了報紙以後，政治家和鐵路也就相繼而來；然後大家會集起來



，共同建造監獄和教堂——這樣，文明就在國內永久地建立起來了。」

一八八四年，吐溫所著長篇小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出版。

廣闊的密士失必河上漂流着一排木筏。木筏上坐着兩個逃亡者：一個是無家可歸的孩子哈克·費恩，他逃避虔信宗教的道格拉斯寡婦的那種使他厭煩的訓誨和酒鬼爸爸的毒打；另一個是從自己主人那裏逃出來黑人吉姆。

小說裏的黑人吉姆不是可憐而卑賤的奴隸，而是一個真正的人。作者極為親切地敘述了吉姆對家庭的熱愛和他想見自己和親人們獲得自由的那種夢寐以求的願望。吉姆曾使一位耳聾的小姑娘受過委屈，他令人感動地敘述這位姑娘的時候，充滿了慈父般的深厚的憐愛。多年的奴隸身份並沒有扼殺吉姆內心固有的高尚品質。當吉姆從費爾伯斯的農場中逃跑時，湯姆·索耶被人打傷了。吉姆甘願犧牲渴望已久的自由，冒着生命的危險與湯姆一道留下來，並堅持要他們去請醫生。

吐溫的功績在於他在自己的小說中令人信服地駁斥了那種認為黑人似乎具有特殊奴隸心理和黑種民族具有種種缺陷的謬論。黑人吉姆固然無知而又迷信，但這並不能作為歧視黑人的事實。吉姆的形象是異常真實的。吉姆絲毫也沒有斯托夫人著名小說中主人公湯姆叔叔所具有的那種卑怯的順從。

吉姆這一形象的出現是文學上一個意義重大的現象。這在刻劃黑人形象方面開創了一

## 個民主的新傳統。

哈克貝利·費恩的形象是生動而又複雜的。閱讀了哈克對自己非凡經歷的坦率敘述以後，讀者起初看到的，彷彿只不過是美國西南各州的一個普通的男孩——無知、迷信、同樣也沾染着周圍蓄奴社會裏的種種偏見。但哈克却不受所謂「上流社會」裏種種頑固規律的影響而成長着。他承受了美國人民的各種優點，明瞭與他同年的孩子們所不了解的許多方面的生活。他熱愛並熟悉大自然。對哈克來說，最主要的是自由和獨立。作為湯姆·索耶忠實友伴的哈克與在木筏上掩藏黑人逃亡者的哈克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

這兩部小說表現了作者若干年來就周遭生活所作的深入體察。在「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一書中，吐溫不僅賦予哈克以非凡的才智、正直和機靈，也使他成爲一個生活的仔細觀察者和不義行爲的真誠反對者。哈克在四周現實中所看出的東西，也就正是作諷自己觀察到的一切。在哈克的話裏經常可以聽出吐溫本人的聲音。在「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中，作者指出了美國生活慘淡的有時甚至是可怖的一面。

哈克在流浪生活中所碰到的不是有如「國王」和「公爵」般的騙子，就是嘴裏嚼着煙葉，成天價挨在小店門口聊天的小流氓。小市民的內心世界空洞貧乏而且庸俗不堪。他們殘忍而又胆怯，以粗野的爭吵來作消遣或是逗狗打架。「簡直沒有任何事情能使他們感到像狗打架所引起的那種興奮和滿足。除掉把松節油澆到野狗身上，然後點上火，或是把一

個洋鐵煎鍋拴在狗尾巴上，再看牠如何飛奔狂跳，一直到死為止。」

正直而善良的哈克對這種生活感到非常陌生。對他來說，漂浮在密士失必河上的木筏才是唯一光明的角落。其他地方總是那樣地令人拘束和氣悶，但在木筏上卻沒有這種感覺。「在木筏上使人感到自由、輕鬆和舒暢，」——他說道。抒情詩似的題材反使這部小說基本的諷刺傾向更爲鮮明。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是吐溫的文學技巧的高峯。書中充分表現出這位成熟的作家的多方面的才能。這部小說是以吐溫愛用的第一人稱方式寫成的。哈克的談話中包含着極其生動活潑而又淳樸自然的口氣。作者在書中完全摒棄了在他許多作品中所特有的看法，的那種較爲粗魯的戲謔。吉姆的正直純樸，哈克的天真的、有時還是孩子般的對生活的以及各種不同人物的其他的性格特點——都是吐溫幽默的不盡源泉。

八十年代中，吐溫寫成了「王子與貧兒」（一八一）和「亞瑟王宮庭中的康涅狄克州美國人」（一八八九）兩個長篇；雖然所寫的都是久遠以前英國的事情，但與吐溫所處的當前現實却有顯然的呼應。

在「王子與貧兒」一書中，吐溫以引人入勝的手法描述了十六世紀的英國和兩國兒童——貧兒與王子——的不平凡的命運。

當然，在英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像湯姆·康梯這樣一個衣衫襤褸的貧兒會由於偶然

的機緣坐上皇帝寶座的事；英國人也從來沒有見過像書中所寫的愛德華那樣一個有過非凡生活經歷的、公正而又善良的國王。

有批評家說：「突然脫離生活常軌的人們無法立即適應於新環境的規律。他們成批地淪為乞丐、盜匪和流浪漢——一部分是出乎自願，但大多數都是迫不得已。」

王子愛德華被迫與逍遙法外的流浪漢為伍。這些人的命運都是異常悲慘的。大多數都是些無家可歸的、沒有一片麵包的破產平民。

約克爾在談到那使他的妻子兒女餓死、還使他自己也變成打上烙印的奴隸的英國國王慘無人道的法律時，充滿着對君主制度專橫暴戾的嚴厲指責。「該死的國家，制定了這樣的法律！」

書中顯示了吐溫對這些與受苦受難的人民的熱愛。狂妄而自私的愛德華王子與平民相處，熟悉了他們的生活與苦難，因而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人。來自「垃圾宮」的貧兒湯姆·康梯比所有朝中大臣都更公正而理智，因為他——把人民的公正和智慧帶進了皇宮。

在「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一八九九）這一極其著名的短篇小說中，吐溫無情地譏笑而嘲弄地形容了以正直廉潔自誇的赫德萊堡富裕的居民們如何沒有一個人能夠經得住一口袋黃金的引誘。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不惜昧盡良心為金錢而進行欺騙和作偽。吐溫這一短篇傑作是一個非常尖刻的社會諷刺。

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裏，吐溫寫出了許多大胆的諷刺小品：「托鉢僧與傲慢無禮的陌生者」（一九〇一），「給坐在黑暗中的人」（一九〇一），「范斯頓將軍的防禦」（一九〇二）等等。

馬克·吐溫的藝術風格帶有濃厚的平民氣息。他的藝術的主要泉源是美國民衆的生活，美國民衆的文學傳統。他接近平民，一生中做過印刷工人、領航員、探礦者、記者、周遊各地的幽默演講家、朗誦家等等各式各樣的事，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他特別熟悉美國內戰前密士失必河流域和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迅速發展着的美國西部的拓荒生活，他用現實主義的方法把這些經驗寫入他的作品，爲美國文學開了一個新方向。他的作品藝術形式也和美國民間文學，特別是幽默文學的傳統有密切關係。他的故事和小說都不學當時模仿歐洲「文雅」文學的作品的榜樣，而採用了扯閒談，講故事的口頭文學的形式。所以他的大多數作品無論從內容上、形式上來都是美國民衆所喜聞樂見的。

在使用語言上，馬克·吐溫對美國文學有很大貢獻。在他以前美國作家好用一種矯揉造作的文學語言，連大作家如梅爾維爾和霍桑都不能免。馬克·吐溫則使用了包括各種方言在內的民間口頭語言，加以提鍊，給美國文學創造出一種主要的散文傳統。它的特點是，直截了當，形象化，並有一種口語韻律。「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是一般認爲最能代表鍊簡表他的散文風格的作品。

## 自傳文選(上)

馬克·吐溫原著

### 孩子們的奢望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在這密士失必河西岸上我們的村莊<sup>①</sup>裏，我的一羣伙伴之間只有一個不變的奢願，便是要做一個汽船上的水手。我們會有過其他各種的偶然的奢望，但那只是偶然的，一會兒就過去了。每逢一個馬戲班來了，又走了，給我們留下一團火熱，個個都想做個小丑；當第一次黑人遊唱表演團到我們那一區來過以後，害得我們都想嘗試那種的生活；我們時時有一種希望，便是假使我們活着而且做好人，上帝一定准許我們作海盜。這些奢望都一個接着一個的消逝了；惟有要做一個汽船水手的奢願却始終存留着。

每天一次，有一隻價廉而華麗的郵船從聖魯易開來，往水上走，又有一隻從奇伊庫克開來，往下水走。在這兩件大事以前，這一天是光明的充滿希望，以後，便是死的和空虛的了。不僅是孩子們，就是全村也都有此感。在這麼多年以後，我今天還可以把那個舊的時代描寫出來，恰如當日的情形：那白色的村鎮昏睡在一個夏日的朝陽裏；街道是空虛

<sup>①</sup>即漢尼拔村，在密蘇里州(Hannibal, Missouri)。——原註

的，或者差不多是空虛的；有一兩個店夥坐在水街的店門前，把木片墊心的椅子欹靠在牆上，下巴擱在胸前，帽子垂蓋在臉上，熟睡着——四圍滿是木瓦的削片，表示是什麼使他們疲乏了的；一隻母豬和一窩小豬順着邊道閒遊着，在西瓜子和西瓜皮上找享受；有兩三處冷靜的小貨堆，散列在土碼頭上；在石砌碼頭的坡上有一堆「墊木」，氣味芬芳的鎮上醉漢在它們的陰影下熟睡着；靠碼頭尖上有兩三隻木平底船，却沒有人在聽碎浪打船的平靜的拍打聲；那偉大的密士失必河，威嚴而壯麗的密士失必河，滾流着一哩寬的潮水，在日光中閃耀着；對面遠遠的是茂密的森林；村鎮上方的小岬和下方的小岬，構成了河景的境界，使它變成一種海，而且是一個很安靜、耀光而寂寞的海。一會兒，有一絲黑煙出現在遠遠的一個小岬上；立刻有一個以眼快嗓子高出名的黑人馬車夫，高聲喊出，「汽——船——來——了！」於是景象一變！鎮上醉漢起來了，那兩個店夥也醒了，接着是運貨馬車的熱鬧響動聲，每個人家和商店都傾出一股子人力來，一切在這轉瞬之間使這死的村鎮又活了，又動起來。馬車、貨車、大人、孩子們，都一齊從各處趕到一個共同的中心，便是碼頭上。人們集合在那裏以後，便把眼睛盯住開來的船，好像是他們生平第一次看見的一個奇蹟。至於那船，也頗為美觀：長而尖，整齊而美麗；有兩座頂上有裝潢的高煙囪，有一個鍍金的東西掛在它們中間；一間巧妙的舵樓，全是玻璃和「彩飾」的，高處在煙囪後身上層「事務室」甲板的頂上；外輪蓋都是華美的，有一幅畫兒或者幾條鍍金線在船名

字的上面；鍋爐甲板、風信甲板上層事務室甲板，都有潔白的欄杆圍着和裝飾着；有一面旗子在檣頂的旗竿上威風地飄揚着；鍋爐門敞着，火光熊熊地炫耀着；上幾層甲板上黑壓壓的擁擠着旅客；船長靠着大鐘站着，鎮靜、魁偉、爲人人所羨慕；大股的濃煙浩浩蕩蕩地從煙囪裏滾放出來——這是一種不輕於使用的莊嚴，只有在到達一個城鎮之前，才燒一點多脂的松枝造作出來；水手們都羣集在前甲板上；寬廣的踏臺遠遠的伸出於左舷前方之上，一個令人羨慕的水手像一個畫中人似的站在踏臺的盡頭，手裏拿着一圈繩子；彎着的蒸汽從水嘴裏發出尖銳的鳴聲；船長把手一舉，鈴聲一陣響，機輪便停止了；接着再倒轉起來，把河水攪成泡沫，船便靜止不動了。於是來了一陣爭先恐後，有上船的，有上岸的，有裝貨的，有卸貨的，都在這同一個時候活動；又夾着那樣一陣叫喊和咒罵，船員們藉此指揮一切！十分鐘以後，汽船又開行了，檣頂旗竿上旗子沒有了，煙囪裏也不冒黑煙了。再過十分鐘，鎮市又入於死靜，鎮上的醉漢又在墊木旁睡着了。

我父親那時是一個保安官，我猜想他對一切的人有生殺之權，任何人觸怒了他，他就可以把他絞殺。一般地說，這對我是很夠光榮的了；但是想做一個駛汽船的人的欲望依然不斷的侵入。初時我想做船上一個茶房，我便可以穿着一個白圍裙出來，在側舷上抖掃桌布，使所有我的舊伙伴都能瞧見我；後來我想，還不如作一個水手，手裏拿着一圈繩子，立在踏板的盡頭，因爲他是特別惹人注目的。但是這些只算是一些畫夢——若視爲真實的



可能，那未免太神妙了。不久，我們這羣孩子有一個走了。好久沒聽見他的消息。最後他出現了，已經在一個汽船上做了學徒技師，也叫「鎚手」。這件事把我所有從主日學校所受的教訓根本搖動了。那個孩子本是個出名的俗物，我正和他相反，然而他竟飛騰到這等高的地位，我却被棄在卑微和苦賤之中。這傢伙在他的偉大之中，却没有半點大度之氣。每逢他的船停留在我們村鎮的時候，他總是想法找一個鏽了的鐵栓來擦着，而且專坐在內護輪架上來擦，在那地方，我們都能瞧見他，羨妬他，討嫌他。又每逢他的船停留下來，他必定回家，穿着頂黑和頂油污的衣服，在鎮裏四處搖擺一氣，使每個人不得不記住他是個駛汽船的；而且他在談話裏使用汽船的各種專名詞，好像他已使用得那樣的習慣成自然，竟忘記了一般人是不能懂得的。他可以說一匹馬的「左舷」這種名詞，說得從容而自然，可以教人希望他已經死掉。他又動不動就談起「聖魯易」，和一個老資格的市民一般；他又無端地提起一些經過的事兒，例如當他「走到四道街」的時候，或者他「路過拓殖所」的時候，或者遇着起火而他在「老號大密蘇里」上使了一回制動機的時候；接着他必定虛言假語地說，有多少像我們這麼大小的鎮市就在那一天燒燬了。有兩三個孩子在我們之中很久就算是要人，因為他們會到過聖魯易城，對於那裏的一些奇蹟模糊地知道個大概，不過他們的光榮現在已是過去了。他們只有作謙遜的緘默，而且每逢這無聊的「小鬼」機匠走來的時候，就躲避了。這傢伙也有錢和頭髮油。還有一隻不靈的銀錶和一個華麗的黃